

孟子

告子



周會魁刪定四書大全卷之十五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通考勿軒熊氏曰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柶捲也以人性

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柶捲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拒居旅柳柶捲屈木所為若庖廐之屬宋子曰柶捲似柶捲合柶捲即蒲柳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



矯揉人九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
惡其善者偽也
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
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新安陳氏曰義猶指性也義上脫一仁字
方善
魯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
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

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

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音扶

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

是因于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朱子曰杞柳必矯

非矯揉而為仁義也朱子曰數處皆是辨倒看

告子便休而為仁義也朱子曰數處皆是辨倒看

仁者乃其性之長而推之至於親親而推之至於

可勝用自非長而推之至於親親而推之至於

所素有用自非長而推之至於親親而推之至於

而告子有非長而推之至於親親而推之至於

為矯揉而為仁義也朱子曰數處皆是辨倒看

不為矯揉而為仁義也朱子曰數處皆是辨倒看

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
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
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
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注解性字是朱子指
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辭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
仁義相似

滿他端反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
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
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滌音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
但前說以性為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

可以性為本无善惡但可以為善近於揚子善惡混
之說揚子謂其善則為善惡則為惡者所適善惡之
馬曰善人循其善則為善惡人循其惡則為惡而
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性亦有小異
故曰近通考曰孟子之說又虛於揚子集注謂近於
揚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揚子也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
未有不善者也性可知現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
蘊善亦可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

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

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

性耳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此章言性本善

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

同反之德云逆之與張子所謂非本無定體而可

以無所不為也言性紀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端

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以其為仁義為偽而揚

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其善則為仁為義為偽而揚

謂以人為性為仁義善今復警性為端何物耶論真

不善夫无分於善味之不善則性果為何物乎孟子

之言曰人无不善水之性無有不善可謂深乎孟子

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性雖搏擊之不可

善者固非其本矣所以然者性上復其性物欲所誘

之所移而非其本矣所以然者性上復其性物欲所誘

之入井則莫不憐以盜賊鮮不變化者至知見赤子

矣○謂謂須有集注先師謂當看集注性之本字

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之者本然之性定體無不

字皆非定體也竊謂不善性者本然之性定體無不

以可見善可以為惡在所引者如何耳故以水無分

東西為喻孟子亦就其水以喻之謂性之必善譬
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决之性者人可使之非其自
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之逆行况東
西乎人之為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性只是就
多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人所以與於物
理亦昏了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謂性則問氣出
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便有不齊處則已屬
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有不齊處則已屬
知竟不能運動也○
能知覺運動所以為是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這
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這
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

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
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竟
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告子論性前後四
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此性問子以告子論
章語雖不同然其本旨不外乎此性問子以告子論

章語雖不同然其本旨不外乎此

性問子以告子論

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宋子曰告子論性問子以告子論
理乃即人之身而言其能知覺運動者非以當性之所
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者非以當性之所
故有杞柳之譬既而屈于孟子以見其能知覺運動者
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能知覺運動者非以當
非有善惡之分又以為孟子以見其能知覺運動者非
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于孟子也遂於此
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然
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所引又湍水之一字明矣然
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
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告子所謂性固不離
矣否之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運作
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

孟子十五

五

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足能行。若拔
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通考。山金氏曰。佛氏
之說。此生子。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
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言動
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言動
其主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以入
先舜精一
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
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
楚宜。川必列也。白羽以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
二反。另友也。白羽以下。之白。與白雪不空。之白。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
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
而不能對也。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
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
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
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
凡白之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
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爲性。而謂
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黃氏曰。

案諸韻皆以上聲上字為升上之上去聲為本在物上之上今詳說又上字高也指事而言類篇是字切則為本在物上之上非去聲也然俗讀已久自信

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通考趙氏東曰羽之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守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探善惡有所分矣○新說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人物之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問皆以為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

南軒張氏曰道不病形特形而上者而已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過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扑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常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故聖人悟易於心竟易於性在道不病於无在器不墮於有也雲峯胡氏曰形者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而上則无軀故謂之道即上文所謂易也自此而下則有軀故謂之器即上文所謂乾坤奇偶之畫也理一而神氣兩而化聖人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

編則人與物而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而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物而物有生之後說氣異而理同是說精矣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矧橫縵靡幼戾紛紜尺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案諸韻皆以上聲上字為升上之上去聲為本在物上之上今詳說其類篇是字切則為本

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為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曰羽之性金畜也故其性順守○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者則紛紜雜探善惡有所分矣○新說陳氏曰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之器上字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

南神乘父曰直不處也持此也上者居之器具也直下者居之器具也

異而此則以為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之異者粹駁之異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推駁之蓋自大本大原者偏全之或異也嘗曰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于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一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而理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朱子之說精矣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橫縲靡幼戾紛紜并尺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孟子卷之六

孟子曰：氣相迫，近如知寒、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明其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性之異，固由氣稟而不同。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因其氣稟之不同，而告子分其氣，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外繆之為本根。孟子開示之，氣之切要，蓋知覺運動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關而求之，天命之所賦，學於物，不可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齊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是也。性者，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少異也。但所稟之氣，則或值其清濁，美惡之不同，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為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為知覺運動者，及无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為至靈，至貴者，非度物之可擬矣。性而謂凡得此者，无有不同，則是不能不知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亦不知氣不惟現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雙峯魏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夏源補氏曰人之其食者知其食之美而悅之也其食之美而悅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其色之美而悅之也悅即運動也○
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惟知以仁為內今便皆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制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在可謂全非我識矣觀告如子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仁有仁而無義意則謂性○
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所謂粗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所謂粗仁內義外者亦粗其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外也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長上聲下同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告子不知辨別那利害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元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

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

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張氏曰上異於十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

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

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一若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在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在口頭道箇老大底馬。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以長人之心，從而敬之，所以為宜而然之也。通考曰：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引此以為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同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人之長，豈可同之？以為長乎？是語其以白喻長之為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

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老聃秦人之父，無以異於者。吾父夫物則

亦有然者也。然則耆長亦有外與？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

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為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在外而嗜

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
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多因其所明通其所蔽
亦納約自所之意也通考行山金氏曰孟子正當
曰長楚人之長之果亦猶長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
矣且謂以長為悅則是長上則慳於吾心也則悅
豈在外歟今乃以嗜食素人之多對長楚人之長是
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素楚之分以對其非外也
其文上長之者義乎已盡之矣○陳陽許氏曰
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不自不喻告子猶不悟重
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不為喻謂美味雖在多
以內則為言於內是借者多以為喻謂美味雖在多
而者之言謂豈出於心則可為物亦有如此者以者之
象而言謂豈出於心則可為物亦有如此者以者之
見義之在樹死無美矣○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
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
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
所以卒于齒音奔真捕莫厚而不得其正也胡氏
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

而非在外也告子差我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
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
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也則誰敬曰敬兄酌則

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

在外非由内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彼則故以伯况鄉人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由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

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

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

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

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謂義也况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我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我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

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身之義雲峯胡氏曰集註以為此亦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否之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便源韓氏曰若以義為外則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禮教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知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義為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也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為之差別者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即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所當敬屬乎義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者即為性而任近世蘓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意為之無所謂善惡○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總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數之辭說好個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家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

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端水之說也。上所謂導如端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具所以為性者五

胡宏字仲

情之品有三而具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上焉者善焉而巳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巳矣○宋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仁義禮智信○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有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二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伯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通考徐氏謂性曰性猶把柳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端水也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覺運動者而言有以乎佛氏謂性善惡混皆性之所知覺運動者而言無畔岸故曰略指人物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遮周無畔岸故曰略相以善惡辨不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似善惡言太舛相類也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可以善惡辨不可類也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惡之說也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不善也故曰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

焦海園曰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孟子即情以論
性也質場云性之與情猶波
之與水靜時是不動動是波
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即
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
復性亦異乎孟子之旨矣

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復源補氏曰先儒皆訓若為順言順
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詞若性
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
性之本善可知矣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
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
仁是性則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芽如
謂性只是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
在心裏未發動底為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

焦海園曰觀志鍾會撰
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
才性合才性離由抑子之言
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異
同離合耶然則四本者又
三說之支本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
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

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
中節是從本性發出來便是善其不善中節是感物欲
而動不從本性發出來便是善其不善中節是感物欲
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發也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
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中節亦無不善性之本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其節亦無不善性之本
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發也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
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知其中節之善而發也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
為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為象可見動而
辭讓是其情之善而所謂本智之性動而為象可見動而
也因其情之善而所謂本智之性動而為象可見動而
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尚清則可知其善也蓋其末流而
先清也必矣此我固之情至乃所謂善也其末流而
文則隱之心至此我固之情至乃所謂善也其末流而
意耳夫音決

之罪也問才否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
 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
 字是就功用說如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
 用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做出有箇路
 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做出有箇路
 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情是這心裏動做出有箇路
 有人做不得有不該發則有善有可見其才何如
 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可見其才何如
 才則可為善者也不善者非性才如此則其才亦
 善今乃至於為不善者非性才如此則其才亦
 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不善所以無不善
 出於天也才之不出於天者何故便至如此於氣
 之性出於天也才之不出於天者何故便至如此於
 形而上者只是氣形而下者只是質○問孟言情與
 而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於形而上者何故便至
 ○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於形而上者何故便至
 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其
 物之動而為白也又曰性之能本質亦無不善其
 性之動而為白也又曰性之能本質亦無不善其
 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性之具而能為者誠也二
 本善則性之善必矣○故性之具而能為者誠也二
 善者性也而

能為善者才也性以辨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
 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豈才之
 罪也哉陷溺使然也觀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
 能是也

惡去声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

樂式灼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

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

又在恭敬鏘以火鏘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

之中矣

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

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克以

盡其才也

朱子曰則隱羞惡心也能側隱羞惡發

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

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

才

是發得畧好便

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

當至於傳施濟衆蓋羞惡之才

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

動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人後使道所了天便似天子命

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
 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
 倍五倍而極於無筭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
 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
 不可為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
 曰求而又曰盡皆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
 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
 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者言端欲人擴充此不
 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擴充此不
 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乎外者此曰恭敬則兼以
 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蒸衆也物事也則法也

夷詩作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自則

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

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曰於好字

上見得是情集注九情字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

與上文乃各其情相應

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

理又牽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兼其有此理之

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

孟子卷之五

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
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彛懿德，即是常性。
心上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
初發動為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
善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
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
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
自棄之人也。朱子曰：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聖
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
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
中。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則不稟。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
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
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

卒

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
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所不備，徒
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
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此溪東
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
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得說得粗底道理，全
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及大本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
易。○程子曰：性善，從源頭上說，更不可改。
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說
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
不明之失，為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
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
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
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
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關發，明要知孔子
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
是說氣質便作本然之性，錯看了。○張子曰：只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論天地之性，

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二氣交運
而本然之一本而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則二氣交運
則此中耳非別有一處也氣質之性只是理則然無那氣質
順發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善勝蔽多者則
私欲勝則便見得本原之性無不善存矣故程極有
昏濁則氣質言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起於張程極有
須兼氣質言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起於張程極有
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氣質之說使人深有感如程極有
說性三品也但是但後學言氣質之說使人深有感如程極有
子說性善也但是但後學言氣質之說使人深有感如程極有
所以說性善也但是但後學言氣質之說使人深有感如程極有
與善惡混等自孟子不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性惡
之謂性之辨亦不得而微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
問辨陰陽五行之說以明其錯揉有如此之生其性則同而
太極之陰陽五行之說以明其錯揉有如此之生其性則同而
氣質之始明性之便為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
程子始明性之便為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
氣質之性便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
性如水氣質之性便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

四書大全 卷之五十五

○又曰天地之性以生物者理也其理之在是者則
謂之性也○**勉齋**曰學者知其理之無不善則當施
當加之存性之功也○**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不善則當施
揀之功力○**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不善則當施
乎天地之性是以不善則當施
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峯**鏡氏曰人未生以前
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峯**鏡氏曰人未生以前
氣質中所以既有善以後方喚做性總喚做性便滾在
本然惟有所善而已就氣質中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
天地之分性也若不合一則此一箇性說則兩性之
了故程子曰若不合一則此一箇性說則兩性之
存焉不知未反以前則此一箇性說則兩性之
性亦未嘗無且如一前此性有存否曰之則兩性之
強梁人見好且如一前此性有存否曰之則兩性之
不覺忽見好且如一前此性有存否曰之則兩性之
性不能常存須見善來但人做工夫存得性之累則本
體之反常存須見善來但人做工夫存得性之累則本
反問之反常存須見善來但人做工夫存得性之累則本
之清仍在道譬如子說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
之清仍在道譬如子說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

及擴充便是要體驗充擴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
說○簡安陳氏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
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
是說荀揚則全殊縲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
性善之說正而未得張程得氣質之性即理也之說
助其甚正者又得張程得氣質之性即理也之說以
者朱子會萃提撥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未
來之功大矣哉○又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
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愚按程子
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愚按程子
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
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
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
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去然以
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
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反察矯

揉人九之功省

察屬知學者所當深玩也問孟子

才字同異宋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
亦無不善緣他氣質自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
子自其同者言之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
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用程張子方說到氣
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但以程子
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不善不可無矯揉
遺矣○簡安陳氏曰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
不善不可無省察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
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
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
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通音朱氏公遷
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專以氣言
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則責其端
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端
然則宛言之而向之孟子之言畧公都子篤信孟子
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畧公都子篤信孟子

故五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之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才即做善不知有氣稟之不同程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似言非天賦以有為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飢而陷溺其良心賦其為善之才而然耳

淳蒲忽切

更隆才非殊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麩大麥也耨覆敷救種上聲也程子曰布種后處復合曰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列音薄也

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孟子卷之五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撥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貴章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貴也

者與者同下同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著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夫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猶人其在牙其字也齊桓公見在傅也

易牙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夫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夫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據上文引易才師曠則此段當引離黃而以子都論天下之目相似也此文章入神處

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後遂射穎考叔又當與仲殺雍糾房公遂殺子都詩云不見子都蓋謂此人也詳見左傳隱桓莊和太史也有宛子都注云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韻會云羊白芻犬曰豢皆以所食得名芻豢也

然猶可也味子曰然者是然也口之然也草食曰芻牛

羊是也穀食曰豢患木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上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

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

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
之悅口始得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
揚雄言義以宜之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
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
是則處物者有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之宜雖在外而所
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
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
然如人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
無有道不好者又知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盡
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安人所同也如
處一則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安於必矣○雲峯胡
氏曰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必矣○新安陳氏曰此章
之所謂同然也然之斯悅也者之斯悅之矣○此章
大聖人同此心也然之斯悅也者之斯悅之矣○此章
與聖人同此心也然之斯悅也者之斯悅之矣○此章
而卒莫之同者陷溺其性故也此理義之皆善也衆人
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其故也此理義之皆善也衆人
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

聖人不同哉通古朱氏公連曰此因論性善而以
理義之心言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

薛五割反

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
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
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
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

雖字虛字莫以常
法見焉是亦活處

耳息生長上聲也雙峯鏡氏曰息本訓止息日夜
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徒玩故日夜之
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葉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
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漸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
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警言前
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
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
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氣

好惡並去声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

格上毒反

所為有格亡之矣格之反覆則其夜氣不

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音勤

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牙焉者

是豈人之性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日之
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

楷楷

其夜氣不足以存猶曰
夜氣不足以存其良
心此義也下同此解不
善矣夜氣即良心也

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楷械下戒也

宋子曰楷如被禁械在那裏更不反覆展轉也

曰物欲者伐良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

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

已隨而輟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

牧之也節不與事接總醒來便有得此清明

其夜之所自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

以展轉相室且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浸薄而不足

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

好惡遂與久遠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

所格為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好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氣自是氣夜

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也此良至清足以存此良心

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格亡之故其好惡與人心

好惡上方與你存夜間於這上見得相近今只要去

得一分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夫只是去

隨手又耗散夜間生只是日間添得一分道夫只是去

四書

卷

人心每曰枯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惟夜氣
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前輩皆無明說其因將
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後有程子說夜氣之所
存者良道理自見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
深思想則夜氣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問枯亡者寡則
害其理則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問枯亡者寡則
夜氣自自然清虛靜至平且亦然至且晝應事接
物時亦莫不然○晝○夜氣是母所息者晝者一分
者本自微了且晝○夜氣是母所息者晝者一分
一分所謂枯之反覆而所息者晝者一分
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仁義之心
固及矣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息者與我者始有
汨清矣明不為利欲所昏則日夜之所息者與我者始有
氣清矣明不為利欲所昏則日夜之所息者與我者始有
近處至其晝夜之氣亦存則雖有夜氣之不足
則雖有夜氣之不足亦存則雖有夜氣之不足
是循環不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歎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
兩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如於大國

斧斤伐之猶人之放生便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
所潤非無萌蘖之枯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
相近處且晝亦且我賊無餘矣○此章以仁義之
雖芽蘖之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下文引孔子之
良以明為心之好惡相存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
言以下只以心之好惡相存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
以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爾
氏曰仁義之心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
即仁義之心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
木喻人心之分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章以
是說牛山之木為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章以
未嘗無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
萌蘖之生喻好惡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既伐之後
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既伐之後
也第四節謂萌蘖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既伐之後
喻夜氣之節第五節謂萌蘖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既伐之後
又枯之也第五節謂萌蘖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既伐之後
濯禽獸不遠矣良心之向也猶有與日相近者今則濯
去禽獸不遠矣良心之向也猶有與日相近者今則濯
惟於人曰夜氣者良心之向也猶有與日相近者今則濯
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之萌蘖一絕於牛羊既牧之日之

四書大全 孟子卷一 五卷

所為而夜無所為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
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也至於所謂存者謂
則雖有夜氣亦不足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
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喻人但見其近於
禽獸而不可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
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曰以才字是就義理上說
材字是就用上說○南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而
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性發而為情之
以為未嘗有能為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為情之
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天之
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

消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保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
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
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

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說存養
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
亡只在眇忽之間總操便在這裏總舍便失去若
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
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為無非良心
之發見矣○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新
安陳氏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新
其良心所為枯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新
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
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又無定
時亦無定處如此此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
定時亦無定處如此此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

焦荷園曰孔子只說心得
失易而保守難當無時
無處不致其養非贊心
之神明不測也

處操之便亡在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
捨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
得失之易去聲而操守之難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
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
出入無時莫知其難者謂
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
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
推廣孟子言外意緣
上上文收結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
一章之義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程子曰心豈有出入
只指外而言入只
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
失而後收之也○是箇活物湏是操守不要放
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
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
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
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歛
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
時不為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乎

且○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
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
語是許之是無出入然孟子曰此女必資高見此
湛然安定無出入然孟子曰此女必資高見此
論人論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未子之言是通
衆人論心○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引未子之言是通
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而逐物於
謂入者亦非此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於此苟能
之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孔子
此四句不可不操出入便是此大面操存舍亡入則
之不可操出入便是此大面操存舍亡入則
之不可操出入便是此大面操存舍亡入則
已放者則言亦不此約論言人心體如非指
體固本靜然亦不此約論言人心體如非指
而於本然善夫亦不此約論言人心體如非指
體之入於本然善夫亦不此約論言人心體如非指
然耳故先聖亦不此約論言人心體如非指
善矣舍則亡於說操則存而靜也其動也無不
時莫知其鄉出於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者出無
亦無一定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
向得之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

孟子卷之五

存

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愚聞之師延平乃程子揭要義以補五好之意也

生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早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枯空陳

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反悉井之也陳氏

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存夜氣不足用以為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前此未發而孟子力宜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無欲夜氣則為人之放其良心者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佞氣若學者充宜

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

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為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為驗集義固為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力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枯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克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為用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日勿去致耳

暴步下反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日見日現

三十九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

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

諂諛雜進之人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

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昏酒草木然燠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蓋子

於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

折雖孟子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

格心之學須孰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

夫音扶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

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

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

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

繳而射之雖學弗若之矣為是其

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圍其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

以繩繫矢而射也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

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

子華子載秋之事与此小異矣以射鴻繁善言隸首以听望為秋之事

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警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
 後一警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
 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眾和之交蔽而齊王之於
 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
 以言之前言王之不知後言智不若固辟和寒之
 者之罪亦自鴻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今主一
 鵠其心之罪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今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富妾之時少
 則可以湮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
 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
 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下同踈小人易
 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
 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南軒張氏曰物固
 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
 待養而能生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
 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安得而遂哉是以古

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博求賢才真諸
 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
 為然一朝一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
 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無本
 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
 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
 范氏之說乃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
 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
 亦苟而已○雲峯和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
 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
 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
 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能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宋末未祥衣帶之
 贊能孰于此者歟
 袁了凡此章却似詩之
 與休從魚無掌說起端
 到人身義上善生取義又
 是勸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
 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熊掌以喻義魚以喻生春秋宰夫師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能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

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辟也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

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

不辟也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

曰欲生惡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道義心乎

又足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乘彛

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

理人欲最切明○前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

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

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

不為苟得而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

故其死而不肯辟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孟子卷之六 五十一 五十二 三十四

設使久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
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慶源
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
惟其不然則知秉彛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
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焉東陽許氏曰此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
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彛之良心而言也

惡去聲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

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音于於利欲而忘之
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
秉彛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蓋惡之心則又於
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通考陳陽許氏
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繳第三節兩句
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食音詞

嗚呼故反

曉字六反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嗚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顏會遺
汨同紛亂
之意

吐也啐也

不脣也

豆木器也。嘔吐當沒啐。內之貌。行道之人路中
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乞之。人。也。不脣。不以為
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
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
之也。食豆羹。生。死。所。係。利害。之。至。微。賤。者。也。筆
而。酒。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
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是。心。者。也。言。羞。惡。而
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為。惡。矣。及。及。之。而。不。羞。惡
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如

為去聲

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

與平聲

我與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

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

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

此三者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他

類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

去聲昏也或曰萬鍾於我何如焉他曰或為利害所

四書

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自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屏利處去耳

鄉為並去聲

為之為並平

鄉為負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言二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噍類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薛氏曰三鄉為身比先生作一讀言鄉為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噍類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

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

察於斯焉

朱子曰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易弱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所

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雖未有不以此而易迫也

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

之使然也人能以計較而省察焉則知所存天理

而過人欲矣

明舍生取義是說一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能

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飲食之小節時能

四書卷之五

張崇志氣高直唐天中
祿山及巡守睢陽時
人則高為天大小留
尺城陷置賊而死尹
以刀抉其口齒存者
檀弓下篇曰齊大饑
教為食於路以待餓
食者有餓者家秋轉
賢人於末路救左奉
執飲曰嗟來食揚其
視之曰予唯不食嗟
食之至死斯也從而
終不食而死曾子聞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
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危迫之際
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舍生取
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於
死者之蒼黃失措也類古來真有此等死如齊餓
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際而謂有不免義理之時感
能安之於危迫之際而謂有不免義理之時感
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而謂有不免義理之時感
發有不可過故往能決死生若安之時感
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弱故或不免至
於計較人欲而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
所以過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得己而為之
喚醒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得己而為之
此三者豈不可制得明白而克其私欲故前節
其本心充斷制得明白而克其私欲故前節
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其私欲故前節
良心衆人惟相於私欲故前節
朱氏公遷曰此章之兩節前節即事理之中主乎羞
言後三節以口體之私欲故前節
惡之心而節言之也○陳陽許氏曰然下三節亦是
蒙前第一節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仁則其生之

性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物齋黃氏

發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

發動生於萌芽後乃其情真認得生字不涉那喜

怒哀樂去○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

只是物中之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

人心中之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

中亦含此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為仁則不可但

總播種而成而萌蘖者蓋以其有運動惻怛處亦

血氣做成人之心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
而仁則非枯於二言者之形也孟子曰只恐人懸空去
討仁故即人心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人心為仁故
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人心為仁故
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然但謂
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

以可見其為此身酬酢音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

矣此失字即下文放字○宋子曰仁無形亦底

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之心乃是把人心體本來指示人

以於物也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固是本然之妙惟用功

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固是渾然之妙而然

無是心而或至於亦須仁只是分別心者蓋有此心即

耳則仁之德也而孟子直以人為心者蓋有此心即

者此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人為心者蓋有此心即

其功而不可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言仁多矣皆指

即心而不可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言仁多矣皆指

仁者人言也此則徑舉全體使人言仁多矣皆指

心而不可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言仁多矣皆指

處身而心已甚親切此則徑舉全體使人言仁多矣皆指

庸人親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

切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

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仁人之心

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陸室陳氏曰

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謂事

物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

就他當行路之行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

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

之猶路無目者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不知道

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路在外出入往來必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久惕然有深省○反井處

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

人美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

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

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
曰此傲成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
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義不能傲惰也言不
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
其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于兩言難矣哉
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
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
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
矣朱子曰雞犬放有未必不可求者准是心總求則
便在未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
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
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
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
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
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

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
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
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
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不然則昏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靜時
昏昧動時放逸雖曰從事於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鶴林云孟子言求放心
而康節謂子云心要能放
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
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
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埤
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
隼翔於雲霄而條旋回
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
聖賢之心能放易收
流蕩能放去則流蕩
矣失其本心則困窮矣
其心
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
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
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

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
只求底便是已收之仁○求放心千萬里之遠只
收便在底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放
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
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謂
學問求放心之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
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久來在內者又要推
出去孟子下部書皆是一意○薛氏曰或者但見
孟子有無他而巳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
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于異學此指陸象
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意則在於求放
心而巳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
學者切宜玩味通考勿高程氏曰警覺操存反其
昏妄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
處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為本○程子
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自己學工夫只在
喚醒上放縱只為昏昧喚醒則自己學工夫只在
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程子曰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
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不是將已縱出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不
是已性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
這裏自然生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
入身來○上有下學而二字不只是一句這是有得此
自能尋向上去不是塊然守得二句這是有得此
方可做去必不是下學而空守得二句這是有得此
○程子曰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程子曰守得二句這
流蕩忘返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
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虛空無用之
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
也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
人哉知其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
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
而無所蔽矣存之則天理寔明是心之體將周流
危道心惟微矣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微外
有極也知其微而求之則道心之微外是哉危無
貴于精一之義而求之則道心之微外是哉危無
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說別是一

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
知覺上去恐與仁人之心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
之勉齋勉齋云此章看言仁人之心是言仁乃人
心之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端如講
論其玩索而巳矣守言踐行擴克治皆其所以如
此者非有他也箇心字脈絡所貫皆是仁而已此
讀之者道也仁言非失矣○謝安陳氏曰仁者而
本心也仁以則非仁人非失矣○
則不能由仁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立其
問者求仁是歸宿在求仁者學問之心本此章
放仁而上是歸宿在求仁者學問之心本此章
指仁而求言文通人欲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
曰牛山求放之心章言欲與此章天理也通論朱氏
夫而以山求放之心章言欲與此章天理也通論朱氏
有而衆人所當存而衆人當有以養之也一章言理
之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
操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為本若大學三
知行而存養求放心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

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為本論語首章言學集註
又發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為之本但求放心是先
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
務此以為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信與伸同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
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

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
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類以心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

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生之者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南軒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比譬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而為賢為聖亦必循可以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

草木之不一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動容周旋而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

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

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於也入之一身固當兼養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之膚至不養也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申兼愛兼養意

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
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中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槓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槓棘小

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曰一指指肩

比肩有大小之故借以旁証小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胥骨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口而口腹底也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饑饉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日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口之視色從他去時自是為他所

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者謂耳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

耳目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思心能思所以為大體者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其大者所謂教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然立此心使自下所謂教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然立此心使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于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把不是做是底做不

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朱子曰此章思則得之功夫在思字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

一統志字三云范浚蘭

紹興間奉賢良不起

有道學者稱為香溪先生

有文集藏于家朱文公取

其心歲入其書集註

堪輿天地也堪夫道與地

道○易得坤為輿

心耳之耳異本作爾

晉陶淵明悟已往之不諫

理也

因論大人而以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
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
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

浚字茂明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銀人於其

間眈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兮米參為三才

曰惟心耳雲峯胡氏曰堪輿謂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

一粒稊米而已然人心之所與天地參往古來

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禽獸雲峯胡氏曰此

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

不過飲食壯壯而已人之體彼禽獸之心而為形役與禽獸

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檢間

去聲抵隙乞逆為厥心病雲峯胡氏曰此言口欲味

彼則乘之而入矣一丁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

嗚呼幾希雲峯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

四面受敵其不亡者亦罕矣君子存誠克念克敬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雲峯胡氏曰前八句是說小

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

敬即存誠之方也誠足消萬為一敬足以敵

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之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

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之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

云先師曰荀卿以其旨未可易也愚故從而釋之

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之

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

兩雅翼
稊有米
而細莊
子稊米
之集倉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各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南軒張氏曰仁義是誠實此二者者

又言忠信忠信只信樂善人所當勉須忠信樂善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仁義方為我有之忠為可貴○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

倦者樂之至也

脩其天爵以為五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

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南軒張氏曰古之人爵從之天爵從之者言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

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

矣

要平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

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矣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而亡之也

朱子曰孟子特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以要人爵而後始謂之棄和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

猶愈于不假不脩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人士脩

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

每懷不及之意上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

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

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于文藝之間自孩提之
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為文辭則伊與其假者而
不務矣則人才何恠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
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其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
善者偽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何
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爵終不亾者何
也曰脩天爵自有得其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亾
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亾者下之僥倖
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

於已者弗思耳

貴於已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

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
之善也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
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
謂趙孟能賤貴人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
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
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今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克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味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克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外之意克足乎仁義之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公理而求乎仁者私欲也令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至猶言為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雲華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有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也天爵人爵亦思則得之義爵各命爵分雖求之無益而天爵亦思則得之義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謂人爵前章尚有脩天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回為念矣

夏九範曰此為當時諸侯發仁謂仁若不仁謂不仁之君與不仁謂蓋張其勢亡謂危亡

為梅謂仁不勝不仁水不勝火斯心斯言與不仁之甚者也集註我之所為句未審

九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人欲甚難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

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
自恐怕勝他未盡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
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
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
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
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于仁
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倏得復失則暫存之
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為仁不可論胥以
仁而不加勉焉則同于不仁之甚者其論胥以
也必矣學不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純全以
明則人欲寔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
水勝火竊以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
而巳矣竊以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
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
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

蘇東坡稼說承此章
意來說得好了

終滅已矣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已之者相
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

不如美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美音諦稗音賣夫音快

美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
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為仁而
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
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
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
孰進于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潛室

夫子凡思此心專于是之謂
調期字未當

撥阮數於持滿之末而
此意也

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學於胡
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為仁之不力無所
勝不仁此章言仁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苟能
容力熟之說盡夫為仁之功外此無他苟能
于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
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

必志於鼓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鼓學者亦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鼓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
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學者字一謂學射者

一謂學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下
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
人之道乎
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為有漸其
威儀之三千猶未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
于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如何如形而上者固
不外乎灑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
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于鼓而真積
力矣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矣則能
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鼓乎規矩而真積力矣則能
皆誣也○雙峯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如一部
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
可無法

章句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
勿軒龍氏曰一章言色輕而
禮重二章孝弟三章事親四章義
利之辨五章辭受六章十四章出處七章上

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戰國富強之禍十
章田制十一
章十三
章為政十二
章言信十
五章處貧賤十
六章言教法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之國在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餓而死不以禮食則

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

迎去聲

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曰不能對明日之鄒

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

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親迎之禮法詩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為

岑樓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
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

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覆
輔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
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哉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
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覆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
多則輕者反重
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
字通用施智友
翅與帝同古

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
色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
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
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楚宜而已

往應之曰紛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
紛則不得食則將紛之乎喻東家牆而樓
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

四書大全 卷之五 五十四

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

黃裳峰曰古語為字本足說用工夫而曹文述之淺說言人皆做得堯舜耳

句細字異本有之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

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脩為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以長身案如以上之字九尺四寸餘九尺四寸強之類也莫以愚見亂古文云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

兼了凡巨皆可以為堯舜重一為字曹交又忽各為字故有形体之論孟子欲提醒之故教之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諸為字俱從此為字說去

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

勝平聲

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焉獲之任是亦

為焉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

為耳

匹字本作鷓鴣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鷓鴣木是

也家鴨曰鷓鴣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鳥

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以力戲力士鳥獲

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

史記秦紀言秦武王與獲較力舉鼎折肱而卒

為之也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以譬也此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後去聲長上聲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夫音扶

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

不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

夫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

蓋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

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

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

張氏曰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

於從兄此孝弟之所由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

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

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

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揚氏是就堯

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

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

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

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

桀而已矣

行去聲耳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間淺陋麤陋

必其

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

告之如此兩節云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

豈謂不以假借為而即可為堯舜耶勉之

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間固不足以進此也

行皆是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

人謂有道之人也

富貴之習氣都未可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夫音扶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下同則

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身

難知而持患於不為何哉孟子曰道之精微固難

知也然而自始學言之則如為弟而為考如為

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其體向背之

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行之

棄而不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

問隨所感處無不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
求於外而得道不○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
之心又不焦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
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
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
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
為堯舜者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
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巳中言行堯之
行以躬行言也末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
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
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真能為之安有不假
脩為而可安生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之尤易能
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
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巳心為嚴師之
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弁音盤

高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
又有問孟子備文得編于
詩
宜曰平王也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
子宜臼又得棄如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
是宜臼之傳為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
也古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
也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

射食亦友

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闞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關與學同

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

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

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

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此反 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

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新安陳氏曰母子生七子而寡

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

朱子曰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

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朱子曰 磯水激石也 磯水激石也 磯水激石也

朱子曰 磯水激石也 磯水激石也 磯水激石也

朱子曰 磯水激石也 磯水激石也 磯水激石也

朱子曰磯音機說文作石激水稍峻因之來作水激石快也

書在公粹語曰磯是借用

字不作喻不可磯謂水不中

容磯也水過石見激于石而

叫号也水喻子石喻母

愚謂磯石也石親之小

水子之心之澄情也不容

小過不孝之子也容親

石於吾水中了好矣

表了凡言舜至五十全元怨矣故孟子前說怨慕而此處只說慕見小弁之怨金甫慕生註增出此來大非書旨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乎五十而慕

慕不形是莫然無親當風之事而怨心遽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不欲不可不察也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免息呼吸氣通於親前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以當親而疏同怨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當親而疏同怨慕涕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定為愆也問說詩者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口我罪伊何一句與舜與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

慳胡耕口耕二切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慳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聲上者故謂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王王我

將有所遇焉

四書大全卷之五

宋慳宋新人物考而為
同一人也
庸蕭注云上以說其君下以
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
而彼自強聒不言言誇
說不已也

時宋慳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
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上說稅音下教強聲聒反古活不舎上聲○見莊
疏
去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
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
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
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慳在當時
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

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

樂音洛

以罷三軍之師是士樂罷能而說於

悅

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以相接然而

懷利

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

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

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章言休兵息食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

王去聲

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利不以利害此天
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
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
傷萬世之彝○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
宋程一而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
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
而動其禍又有所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
其防也○爾後陳氏曰以利害相接必將有滅亡
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
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以罷
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
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
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則交兵不遠而大倫將不
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過殺人存天理尤
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任平聲

康而曰季任為任處守
處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
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諸子見前篇
居而曰事居鄒處於
平陸居處二字少有別
居音常處意暫蓋
鄒是父母之國平陸其
所寓也。不報者不往
答拜也。

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
為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
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
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
不肖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
交則禮
意輕也。

他自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

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連其名也知子孟子之處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
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

其為相與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

表了凡見其不成其正
答為其為相之問謂吾所
以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
也為其不成享也若不享
之故書已釋矣何勞更
更釋耶

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儀禮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謝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有慢上之心謂其所貪享之禮也

屋廬子曰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三

淳于髡見前篇
虛而曰天國三卿是時
齊雖儲號稱王卿猶仍
舊按周禮天子六卿

徐氏曰季子為去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禮意不及其物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受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
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
善其身者也如先後並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
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

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

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
必同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也慶源輔氏曰無私心

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
理者唯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

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今又以為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

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
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

楊子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

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

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
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

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就桀不得，不如是。○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如夷惠不胥就，不胥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嗣指朱氏公遷曰：仁以事言，孔子許三子，是就其處事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知其存心處許之，以仁孔子是因其處事而可知，三子之事以明仁人之心也。然夷惠三子迹無可疑，三仁之事則似反乎仁，而實得乎仁，故集註之說各有不同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字為政，子柳子思為

公儀休以嗜魚不受魚見韓詩外傳按園葵出鐵婦燻其機見史記開心不開明出說苑及圃人之說有焉子柳見前

臣魯之削也，滋其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字名休為魯相去子柳世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見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反形句前篇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右西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

河東今汾州

華去聲

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見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折也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于莒也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二年齊侯襲莒

集齊園曰變國俗者國人化之皆篤夫婦之義無分於死生也晦菴子云國俗化之皆善哭豈國人之夫皆死耶

杜預注云華周即華連又云杞梁即杞殖

曰杞殖華胡化反還音旋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向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盡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首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於莒行成齊侯歸遇之有罪何與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遺廬在

又云言若有罪不足辱又云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又云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

下妾不得與郊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遺廬在妻聞而哭城為之也而偶為之崩通考吳氏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帶說華周過門不入耳

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後音脫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

為去聲

為去聲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下氏曰唐魏州人夏昆吾商大彭丞常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注○辨安陳氏曰自王道衰伯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感伯故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五伯宜從前一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行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給說又云相足也

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

辭與闕同

治去声

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

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

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

摟字有意不妄正字摟東家之類字之類也誑誘之意而非公道也

罪人也

虞齋曰方伯連帥蓋只是
一人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
連帥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力驗也讓責
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
罪而使方伯連帥帥上所謂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
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接牽也五霸朝牽
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
王之世豈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
非罪人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入諸侯之國首察
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
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為成要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

虞齋曰五霸桓公為盛
依此則天子所謂夏昆
吾商大彭周豈者雖不錄可也豈曰亦未見得本文未嘗曰周五霸桓公為成亦未嘗曰五霸周桓公為盛

軟所洽反

而不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
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
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賈穀梁傳作讀
穀梁傳也
范寧註云壹

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
愚按書貴於牲故加于
牲上也

范寧云樹子孺
子也
讀

此家引曰印本在禮書加
於牲上蓋讀其書而加
於不殺牲體之上也然與
束牲載書之旨不合
本作賈字亦未可曉
大抵讀字差春秋大
亦作讀字蓋皆差也
本作櫃字為是矣作
賈字亦誤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賈

書加於牲上無事飲血飲也壹明天子之禁

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

脩身正家之要也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期此何以

日謂記其日美之也為鬼天子之禁敬備之也

之禁曰母陳性而不殺賈書加於牲上母易樹子

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巳

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

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賓賓客

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

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

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

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

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雍泉激水以專水利病鄰

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

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即載書

長上聲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

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

柳宗元梁生據替身存
景有礙向梁丘子同居
不爭古彌媚士君悲亦
悲若喜亦喜君賢賢亦
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
督有以云嗚呼豈惟
賢不逮古廢亦莫類云

櫃 匣也
漢高紀
金匱要
通作櫃
屋未
深考者

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

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甚言其發也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

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君惡於內者其患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

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

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

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

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然五霸得罪

慎子若到与彭蒙甲
駢為友學墨子弟子
禽滑釐之術高平公
因有得王之礼有此舉
莊天下而詳載慎
子事又好黃老道德
因發明序其指意若
士論至漢刘向所定慎
子書則四子篇歸其山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王之罪人得春秋之太指矣

云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大凡怪僻之說真不足信之朱文公之所不取也而此書之未備一時之遺忘云尔餘皆劬此

表了凡曰慎子即名到者元晦以滑釐為慎子名未之考也慎到尊尚禽滑釐之術故以為此不但吾所不知即滑釐亦不識也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用上使之戰也可以即戎使之敵愾能如是而教其民乃除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笑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殃民之仁政豈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道且不可有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有使僥倖克敵已未未必能且不免敗乎滑音滑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

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

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朝音朝觀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例也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尤益之哉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木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

也地非不定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制為夏商中國方二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宋子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起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大如萬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滅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大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效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天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

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殃民而求廣土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君子之事上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引其君於茶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周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以當道也
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其君於當道也
西伯引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
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在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

不持可漸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
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尊君以仁
殃民而為不仁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懇口很也
陳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
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
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
志於仁之爲當道耳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前是為君富國剝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為虐者此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
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與前章意同戰國之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所以輔少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細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相類其因切慎子而迷發也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稅法二十分扶間反而

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

反欲與童僕同苦樂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善無欲以其術施之

國家也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

金貨志作李悝

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蠶出取帛絮與
之食
以卯午酉子計歲之美惡
水旱詳見貨殖傳
忍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心嗜欲與用事僮僕
若同苦樂趨時猛獸鷙鳥之發日吾治生猶孫吳用
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
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存生口也
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
貉音陌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

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契也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
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時及未寒
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
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而折之

周懷魯曰大貉小貉大
狝小狝以重輕之甚異
不甚言賦輕不可復
減其究必至復增如漢
文蠲租減稅而武帝至
算及舟車此天地間乘
除之理故不存之類方世無弊
大小以真偽言之也今之
人學狝是狝也今之
自圭字額是小貉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狝小狝也

之則是小貉小狝而已慶源輔氏曰制也故以爲堯舜之道三
代聖人雖因時損益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
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
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
以不均自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其紀先王之禁
居積欲以富此三代聖時所無有也其紀先王之禁
大矣願以私憂過計創爲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
之國空私故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欲以其術施
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重者使之有所
說未則則率委曲詳盡矣○所學用氏曰易曰節
歸著亦必可謂委曲詳盡矣○所學用氏曰易曰節
以制庶民必先言中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
之輕之皆非中也

韓非子曰自圭之行隈也
塞其穴者凡曰可見事
築隈以注隣國也余
知水之道者

○自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新安陳氏曰彼
貞路貞狝爲大者此爲小者也通古宋氏公遷曰
因其過而以中道開之者所以救時政之弊也因
其不及而以中道開之者所以止和說之誣也皆
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自圭爲去聲之築堤壅委
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任人之

所惡也吾學過矣

此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雍冰以害久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勿軒蘇氏曰按自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強勇四術然築堤壅水不能行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勇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顧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隣是禹為天下除害而圭乃為鄰國之害也

孟子曰君之不亮惡乎執

君子者執其而已矣

李東一云朱子謂古无亮字故借作諒而以信字釋之然諒為小信非君子所宜有也橫渠欲將惡字作去聲謂君子不為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如此說甚便但書云亮采惠時則亮字非古所无乃朱子欠考耳若作亮采之亮即是明白之義

心体上不明自則依違執豫事到面前必為群議所搖如何能固執不渝乎如此解尤勝

九四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蔡虛去而曰強即今所謂有力量也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孟子曰考之諒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必貞也○以己之形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懷源韓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章意同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王氏曰執諒通變也

知去聲

否多聞識乎曰否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曾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有盡善取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彙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

告之以善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

矣訑訑之聲普頰也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夫子曰毀人之行曰說屈已之躬曰諂相對阿諛曰面諛

曰子之

曰子

予予他人也輔氏之說可疑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等入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諒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可不畏乎
陳氏曰距與拒通前漢及點君子小人迭為消長傳智足以拒諫亦用此距字
上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丁巳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者不能能善已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孰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

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潮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
於囿公仰視鴈與飛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
主去鴈自玉家他日靈公問與陳孔子曰如豆之事
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曰與孔子語見
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通考
趙氏真曰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之復如陳通考
孔子來魯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
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
六萬石頃之或謂孔子曰養之六萬衛人亦致粟
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
信以其無以按據也即位之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
受女樂之時定公十二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二十八年
十一也定公十二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二十八年
年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是年卒
後之學者宜精究之

聞之曰吾天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
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
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

又有悔過之言節論所謂又者以其次言也所以

可受然未至於饒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

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陳子曰孟子言

其上也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去以
禮貌哀未哀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
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
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
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

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定言之曰：「餽餼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也。死而己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
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為道，而仕也。迎之致教，以有禮則就之。為君子之不得已也。道在我禮也。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也。故言此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就其死，則時可知矣。○
雲峯胡氏曰：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至，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餽餼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周之不可受而曰：「可就而曰：亦可受。觀亦之辭，見其瀕死不容不受而曰：「可就而曰：亦可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

傳

說音悅

乙

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二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

亂鬲余六販方萬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盡國孫叔敖隱處上海濱楚莊王舉

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反形旬前篇

賢皆曰臣也故皆曰舉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膠鬲事見前篇孫叔敖一名為獵為賈之子楚之慶士也後為楚相三得相而不喜相而不悔載史記稱吏傳殺兩頭地出列傳又楚書載韓詩外傳詳之

問動心不動心何以異
甘泉曰心動乎天則生故
欲其動心動於物則死故
欲其不動惟能動心而後
能不動心
洪竟山曰夫舜安有不能如
警腹不底豫時還是舜所不能
動活動也非動亂也

孝子凡曰五子嘗言不動
心而此言動者不動由動中
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
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
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
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
履智愈通也
高子曰動心忍性在聖
坦然而之自有道理其他須用學力以過此關非謂但經貧賤便有增益可當大任也

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與其所不能

降太任使之任太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去窮也

之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

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

稟食色而言耳

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

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性何也曰彼

言動心是處貧賤而富貴不能變動其心也此

水流不為沙泥所溷不為波浪所汨也養性者

其本然天命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

其氣稟食色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

曰分

程子曰若要孰也須從這裏過

也

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日撞行去

少間定墮坑落斬也

困窮頓挫推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

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

更嘗交故多則閱義理之會孰孰謂義理與自家

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恒反胡登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

衡與橫同

由與增同

誠息能切敬也

胡氏圖畫說不是

知盈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新安陳氏曰下文所謂蓋不能謹於平日
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
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
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陳子
○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
○慶源輔氏曰舜大聖人之事傳說而下皆上智
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而
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才尚足以有為維
是亦不能通曉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
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
亦可以進於善若云土是而猶不之意焉則下愚而

拂與弼同

王鳳洲曰拂士之拂即如字舉所不欲者拂其君與執法世家同故曰法家拂士不必作弼字解

慶源曰外患如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香之在吳

慶源曰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楊震四世五公皆正人其法家乎

慶源曰天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言既言上智中人法
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
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
懼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
於安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
而後喻一截安樂未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
其志蓋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國恒亡

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皆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夫樂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自至於熟堅志是必堅忍其志然後德地步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言生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商生處安樂無憂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馬耳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存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新安陳氏曰勉齋黃氏曰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晏安當既窮困踏之餘其操必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王友於成後一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利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蓋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動心是充廣道心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忍性是即制人心之是
擴天理之是易二不致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之
之言以屑字皆當作潔字解不屑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屑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之類
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教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子於
滕更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132X
152
20